

金元愛情

京劇

著 彤 蔡

行發店分總東華店書華新



書叢唱演俗通

目 錄

金元愛情·····	一
一條生路·····	二

金元愛情

時間 一九五〇年七月某日

地點 美國某城市

人物 鮑揮 美國軍人。(簡稱鮑)

艾尼絲 鮑的愛人，軍醫女醫。(簡稱艾)

[鮑揮上，起霸。]

鮑 我本美國一少年，奉命出征去朝鮮；想起大令恩情重，怎不叫人淚漣漣。

我，鮑揮。乃美國芝加哥人氏，數年前，當過兵，打過仗，復員回國，實指望過幾年太平日子，誰知回得家來，老婆已跟人家跑了。我懷喪之餘，又結識了一個相好，名叫艾尼絲，是院子裏的紅客。可是在我們的國家裏，有錢就有愛，我對她是十分眷愛，她對我若即若離，嫌我太窮，老不肯答應我的

婚事，我正爲此大傷腦筋。今有總統頒下命令，要我重披征衣，再上戰場，到朝鮮作戰。聽說此去薪俸優厚，倘若打了勝仗，乘機虜掠一番，發了財回來，也好與愛人結婚。眼看卽日就要啓程，不免去至院中，辭別愛人，順便向她求婚便了。

(唱西皮倒板) 杜魯門頒下了動員的令，
(轉唱原板) 害得我有情人兩下離分。

邁開大步往前進，

(轉唱搖板) 叫聲大令快開門。

艾 (幕內) 來了！

(艾尼赫上。)

艾 (唱西皮搖板) 忽聽門外有人聲，
不知何人到來臨；
開出門來忙覲定，

鮑 大令，是我。

〔同進門介。〕

艾 (接唱搖板) 大令到此爲何因？

鮑 大令有所不知，今有杜魯門總統頒下動員令，命我重披征衣，再上戰場。

艾 原來是這麼回事，但不知開到什麼地方作戰？

鮑 朝鮮。

艾 朝鮮？朝鮮在那兒？

鮑 誰知道，聽說離這兒有一萬多里路。

艾 這麼遠？千里迢迢去打仗，爲的是什麼呀？

鮑 這個——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上面的差遣，不怕你不去。

艾 幾時啓程？

鮑 卽刻就要上船。

艾 怎麼？你馬上就要走了嗎？

鮑 正是。

艾 可有言語，囑咐幾句？

鮑 大令呀！（唱流水）鮑揮開言把話論，

叫聲大令你是聽，

總統頒下動員令，

萬里海外去從軍；

跨海離國別鄉井，

有情的人兒兩離分，

此來無有別的請，

一來告辭二來求婚。

艾 怎麼？你又要提求婚的事麼？

鮑 這次總可以答應我了吧！親愛的。

艾 我回答你已經不止一次了。

鮑 你嫌我貧窮？可是——

艾 沒有什麼可說的，你該知道我的身份，就是我答應了，院子裏的老闆也不會允許的。

鮑 可是我這次朝鮮回來，一定有辦法。

艾 你說的是發財？

鮑 是的，這正是發財的好機會。此番前去，保證滿載而歸。

艾 我卻不信。

鮑 大令呀！（唱西皮搖板）此番朝鮮去遠征，

好似寶山去淘金。

艾 （唱西皮搖板）你說此話我不信，

打仗怎說去淘金。

鮑 大令呀！（唱流水）此番奉命去出征，

賽似長途作旅行；

薪餉優厚早有規定，
舟車供應不費分文。

攻下了敵人大小城鎮，

掠奪金銀任意橫行；

種種好處說不盡，

還有那東方的美女人。

艾 (醋勁大發) 哈哈！好傢伙！你要到朝鮮去，原來是爲了女人。好！你欺騙我，我和你絕交。

鮑 哎呀！(唱西皮搖板) 一句話兒錯出唇，

大令一旁怒氣生，

走上前來忙把好言奉敬，

(白) 大令呀！(接唱) 你是我心肝寶貝唯一的愛人。

艾 (唱流水板) 花言巧語我不信，

快快跪下把誓盟。

鮑 (唱流水板) 將身跪在地埃塵，

尊聲上帝聽分明，

我若欺騙我大令，

身死異邦不回程。

艾 (唱流水板) 大令一旁把誓盟，

倒叫咱家放寬心；

我本當就把婚事來允，

鮑 喔！親愛的。你答應了嗎？

艾 慢！(接唱) 還有一事未言明。

(白) 還有一事，難以出口。

鮑 親愛的，你還有什麼問題，快說吧！

艾 大令呀！(唱流水) 此去沙場把命拚，

槍林彈雨動刀兵；
倘若陣前喪了命，
我的損失誰擔承。

鮑 爲何說此不吉之話？

艾 我可不能不想得周到一點哪。

鮑 依你之見呢？

艾 (撒嬌) 說出來祇怕你不答應。

鮑 親愛的，你有話儘說，我什麼都答應。

艾 好吧！我今答應你的婚事。可是成與不成，還得憑你的造化。你到朝鮮去，要是打了勝仗，發了大財回國，我就與你正式結婚。不然的話——

鮑 我不發財，一輩子不回來。

艾 別着急，我的話還沒說完呢。

鮑 你說，你說。

艾 你在動身以前，寫下一張——

鮑 寫什麼？

艾 寫一紙遺囑。

鮑 遺囑？這——（面有難色）

艾 怎麼？不願意麼？好吧！咱們的事就吹了吧！

鮑 不，不，我，我寫，我寫。你說該怎麼寫，我就怎麼寫。

艾 就說你在戰場上萬一遭到了不幸，你的一切財產，由我繼承。

鮑 可是，我是個窮光蛋。

艾 我知道政府有這麼個規定，在外國戰死的軍人，家屬可以領一筆撫卹金。有了這張遺囑，我今後的一切，也就有了保障了。

鮑 好！祇要你答應我的婚姻要求，我什麼都能辦到。來！拿鋼筆，墨水。

艾 幹什麼？

鮑 寫遺囑呀！

艾 不，在這兒寫不能算數。

鮑 你要我到那兒去寫？

艾 到索命法律事務所去寫，還要簽名蓋章呢。

鮑 這點事還要請教律師？

艾 沒有律師的證明，婚約不能生效的呀！

鮑 好！我依你。可是——

艾 又有什麼？

鮑 我今天身無分文，這筆律師費用——

艾 這倒沒有關係。那索命大律師是兵役處顧問，專管這些事情，可以暫且通融，將來在你薪餉中扣除。

鮑 好吧！我們馬上就去，大令請。

艾 請！

鮑 我們挽手而行。

(唱西皮搖板) 祇要愛人把婚事允，

椿椿件件我全依承。

艾 (接唱搖板)

大令莫怪我心腸狠，

這就是金元國的「真愛情」。

(同下)

一條生路

時間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某日

地點 朝鮮北部某戰場

人物 美兵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。

〔美兵甲、乙、丙、丁上。〕

甲 戰場飛雪花，

乙 心中亂似麻；

丙 妻兒心腸掛，

丁 誰人不想家？

甲 唉——

乙、丙、丁 大哥爲何長嘆？

甲 列位有所不知，想我離家快半年了，家中妻兒老少，不知道怎麼樣了，使我寢食不安，好不煩悶也。

乙 可不是麼，我離國之時，還跟我的大令約定，聖誕節回家結婚。眼看日子近了，所以這幾天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不知怎樣才好呢。

丙 甬提了，我好好兒在紐約念書，政府的老爺們把我騙到這冰天雪地的國度裏，又冷，又餓，死不來，活不成，真叫人夠受的了。

甲、乙 好好兒的念着書，你怎麼會受他們的騙呢？

丙 咳！祇怪我年輕不懂事，聽他們說起東方怎麼怎麼好玩，加入軍隊，作一次長途旅行，廣廣眼界，一個子兒也不用花，什麼都由政府負擔。我想這麼好的機會，那兒去找，誰知一到這兒，全不是那麼回事，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。誰還不是一樣？說實話，咱們美國弟兄，千里迢迢到這兒作戰，那一個是心甘情願的？

丙 本來嘛，朝鮮人跟我們無怨無仇，憑什麼要跟人家打仗，忘八蛋才想得透！

甲 就像我吧，在國內失業了很久，找不到工作，爲了一家五口的生活，沒辦法才幹的。

乙 咳！在這兒過一天，比一年還要長。天那麼冷，我們穿的是——（大家看了看自己身上，同聲嘆了一口氣），吃又吃不飽，別說牛奶土司，連一杯開水都找不到，凍得像石頭一樣硬的麪包，啃也啃不動，怎麼嚥得下去？

丙 這倒還在其次，白天怕打仗，晚上鬧游擊隊，一天二十四小時就是提心弔膽的不敢閉眼睛。這樣下去，不凍死、餓死，也得進瘋人院了。

丁 話不是這麼說，我們不能坐着等死，總得想個辦法才是呀！
有什麼辦法呢？你先說說看。

丁 我看不如到司令部去，求求我們的總司令，用飛機把我們送回國去吧！

甲 回國？那有這麼容易？這簡直是夢想。

丙 我倒有個主意。

甲、乙、丁 願聞高見。

丙 我們用刺刀把大腿刺上這麼二、三刀，在後方醫院躺上幾個月，等戰事結束，不就可以回國去麼？

甲、乙 這個——（相顧黯然）

丁 我可捨不得流那麼多的血。（突然地）哎呀，不好！飛機來了，快躲！快躲！

〔四人急忙伏在地上，一會兒不見動靜，大家又站起來。〕

甲 那兒有飛機？真是活見鬼！

丁 剛才我明明聽到飛機的聲音。

乙 哎！這是山谷中颯來的大風，不是飛機聲音。

丙 膽子那麼小，怎麼能上火線？

丁 得了吧！你們還不是跟我一樣，腦袋縮在脖子裏，身子儘打哆嗦。

甲 對啦，死，是人人都怕的。再說咱們連打仗的原因都不知道，死了真太不值得了。

乙 看！那邊是誰來了，預備！開槍！